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12



文庫 11  
D 295  
12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邵田家文庫

儒學一

趙復 許衡 附耶律 李俊民 張特立 李昶 劉因 附安

張頹 附孔 金履祥 補陳極 蕭對 附第五 董朴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出伐宋德安嘗拒戰

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

中求儒道釋醫士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名

事畧云復見樞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樞為一莞樞與之言奇之

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

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

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保無他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一

010190563044

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  
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  
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  
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  
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  
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  
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  
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  
得諸傳圖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  
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鄒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  
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為天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

與人交尤篤分韻元好問文名蓋一時其南歸也復

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方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後

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經義攷載有春秋定旨

冊曰濂洛心傳探源洙泗紫陽集成庸象猶昧復起羈俘  
倡道燕都手疏口授乃闢秦蕪向微先生孰啟羣儒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

幼端慈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

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更三師

考歲畧云衡幼與羣兒嬉即書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稍

致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稍

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游見尙書疏義請就

宿手抄以歸理學宗傳云父家貧令為郡從事見州既避難

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儒學一

續上簡錄

嶽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  
過河陽暘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  
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  
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名臣事畧云壬辰北渡隱居大名居三  
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  
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考歲畧云姚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  
書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  
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  
冬盛暑不廢時年四十志學如成童國學事跡云衡自得小  
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  
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尋移家蘇門山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  
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  
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

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

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

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世祖出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

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秦人新脫於兵

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

欲學無師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會

世祖南征乃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送臨潼而歸中統元年

世祖卽位召至京考歲畧云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

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時平章

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王文統以言利進衡樞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

統患之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爲表

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示尊

禮內竇擯使疎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

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

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

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明年謝病歸考歲畧云辛酉

三月應召至上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

文謙由大名官撫復入中書初見衡屢請執弟子禮衡拒而止

文謙數忤倖臣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衡始書曰弔者在門慶

者在闕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

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想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

為有害助而履之其害愈大既微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

成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相年甫二十一謂其未諳機務欲

衡輔之復召至俾議中書省事衡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摹

言自古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

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

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

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

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

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

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

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

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

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

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

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

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

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

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鄉時矣唯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七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七焉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家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工雕琢之小物尙爾况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邪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饒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日之所食身之所衣昔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

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遠如古昔然已仕者  
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効諸用則失職之怨  
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  
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  
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數並續當議  
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  
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  
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之所能  
及也三曰爲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  
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  
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  
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  
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  
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孔子  
謂人之言曰爲君難則其說由來遠矣臣請舉其切要者歛陳  
于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  
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  
出言不容不慎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  
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  
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至無補况  
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  
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  
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

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虛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邪人君惟其怒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唯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真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



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而名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甘尸素以取譏天下後世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尙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姦邪之

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直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蓋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意迎合竊其勢以立已威濟其欲以結主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考之往昔存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萬姓遽仇而去之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士

雲合景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其故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此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從而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則怨心生焉人才不甚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薄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人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後若是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海內殷富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猶歟偉哉未見其比也泰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天之樹君本爲

下民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若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舜典臣嘗反復推行參之往古而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則民可使富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此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擾勿害盡歐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樹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使士安夫士農安夫

農工商安夫工商則在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  
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  
無厭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  
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  
不中否則觸事而遽為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  
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  
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期後之  
怒非也先怒是期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由於喜怒不節之故  
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  
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無不中節矣人  
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在下希進之人往  
往求託近愛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  
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  
最宜深念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  
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  
帝深嘉納考歲畧云衡每有奏對上必先擇善譯者然後召見  
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置其  
非而衡又疏言國家汰省冗官正所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  
其為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大抵患於  
得失故凡得則喜失則怨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  
正此謂也方其用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  
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  
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  
者既不可復追繼自今當盡收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

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  
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  
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壅庶乎可補前日之失  
又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  
書對峙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  
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  
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也雖近代而意  
實倣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合古家宰總百官意不知古者  
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  
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  
無益也帝以衡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  
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  
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奏之命集公親  
議省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  
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春稟因大言以動衡曰  
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  
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尙書  
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  
同僉樞密院之請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  
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何邪對曰彼雖不反  
此反道也事畧云西相阿合馬請為曰何以為言吾反衡曰吾  
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相曰  
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奸惟欲得人  
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銜之  
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丞

掖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  
 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同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  
 機務帝惻然名其子師可入論舉官自代衡奏曰用人天子  
 柄臣下汎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  
 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衡求能益力乃從其請入  
 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  
 曰此吾事也若輩太樸未雕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數  
 年必且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  
 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  
 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  
 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  
 誦少級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  
 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過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國學事跡云衡自詣學

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  
 日今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  
 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十年編其世代歷年  
 為一書俾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其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  
 嘗曰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  
 時甚敬謂只此是學又云衡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  
 見學者有疑問則喜益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  
 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  
 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嘗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  
 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  
 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權臣屢短毀漢  
 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法諸生廩食常不敷或稍引去衡請還懷帝問翰林學士王磐  
 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令其去實  
 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

考歲畧云十年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  
 先生出處關時世汚隆我輩不可強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  
 先生自處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

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命守衡學規性理大中云世祖欲取宋問計于衡衡言惟當

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敗兩國生靈非計之善及宋下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

曆恂言曆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

院事名至京衡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

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

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語詳郭守敬傳十七年曆成上之賜名

授時曆頒天下六月以疾益進得請還懷考歲畧云衡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

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皇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

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衡家居簡絕人事常課僮僕事耕墾勤

於自治踰年病革值家祠祭衡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祖考

乎扶而起奠獻如常儀既徹家人俊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

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號慟墓下者考歲畧云衡疾甚醫者

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其精微乎衡曰人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訖

于門曰予心忤忤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

世事何時窮遂發嘆奄然而逝衡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

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

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且不用二氏教衡

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

皆樂從及去人皆哭泣不忍舍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

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

十百與千萬也是豈增綴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與可獨

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其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

屈伸與道翔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申書之堂布衣蓬茅

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載

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成宗大德初追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仁宗皇慶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立書院于京兆給田奉祠事名

魯齋書院入論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冰泗之源是泝嘉謀

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為

蒸民之先覺考歲畧云衡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

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

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迺出眾手非完書也

亦將待人文集云衡嘗戒學者曰乃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應人之見殺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

人而拒之均罪均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東丹王十世孫也祖父在金世嘗官東平因家焉有尚早篤學

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弟至元八年衡除國子祭酒奏有尚為

齋長及衡告歸以有尚為助教嗣領學事居久之除祕書監丞

出知荊州皇太子真金在東宮名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去

國學事廢廷議謂非其人無足繼衡者乃除有尚國子司業

起學舍立國子監增廣弟子員以有尚為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尋以親老辭大德改元召拜集賢學士八年又以葬父乞歸會

朝廷思用老儒安車名之累辭不允復起昭文館大學士兼祭

酒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

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

道者舉皆屏黜其法一遵衡舊而誠謹有加身為學者師表數

十年海內宗之既而年老力請還家卒年八十六諡文正

開曰大儒之生與君相等應運乘時月輝日炳出處燦然

頑廉懦警致君澤民非實非經

李俊民字用章中堂事記云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

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

學教授鄉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雖片



言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  
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長  
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爲弗及世祖在藩  
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恐重違其意遣中  
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俊民  
已死賜諡莊靜先生楊奐文集云年八十餘而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  
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  
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語詳金史當路者忌其

直左遷邳州軍士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理學宗傳  
云是時澗洛之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特立頗以程易教授北方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前監  
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

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  
中庸先生令趙寶臣詣其家存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既  
卽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  
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責俄與寇  
交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曆  
年繫事記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  
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志抑鬱不樂復  
求試一夕夢在李彥勝下閱計偕士無其人時昶年十六已能  
文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  
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  
復仕昶頴悟過人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監試者遠其次金

伺察甚嚴視下筆數千言立就釋褐授孟州溫縣丞名臣事畢云寓陳之

項城聚書深讀仍手授都事實卒子忠濟嗣遷利為經歷李謙墓碑云東平大府民

自抄錄為日課不輟宋子貞居幕長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視

以親老求解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

吳衍輩皆出其門碑云服除忠濟不欲以幕僚相屈為世祖伐

宋次濮州聞利名名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利論治國則以用賢

立法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深見

嘉納及即位名至開平訪以國事利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

省科稅賦雖遭戶不貸租移書時相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

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

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

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

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

為心惟事供億豈聖上擢賢更化意哉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

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視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微

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

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

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承為南面逸豫

之戒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視輒歛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

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視條十二事剷除

宿弊事畧云朝議令老疾輸賦視上書曰聖主即位之初凡課

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也至元元年罷同議官視謝事家居五年起

為吏禮二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必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姦臣

兩合馬進用昶即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  
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昶嘗集春秋諸家說折衷  
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  
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膠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  
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事畧  
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及前則濫粹見於而樂於  
誨誘有問亟叩竭終始畧無所隱薄世味以恬退自安家居坐  
一榻書史滿前  
窮日夕不厭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父述刻意問學好長嘯世祖  
中統初劉肅宣撫真定辟為武邑令以疾辭年四十未有子一  
女夢神人以馬戒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因故名嗣  
字夢驥後改今名字三歲識書六歲能詩長而深究性理之說  
可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覲彌堅教

授真定因從之游北因家真定為人清苦嚴重學問醇正文章  
質質嬰以忠孝之道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義嘆曰聖人精  
訓迪諸生化服者衆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即曉然曰我固謂當有是也  
嘗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  
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  
賓客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多  
所成就公卿使者過保定聞因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為傲  
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丞相不忽  
木力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初太子真金建學  
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至是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  
疾請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名為集賢學士因辭不起且上書  
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者也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忍命連至尚敢僂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目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獨是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閣之嘆曰古有所不名之臣其斯人之徒與輟耕錄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道不尊越二年卒年僅四十五無子仁宗延祐中追贈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玄嘗作因像贊曰微黜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

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乎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靜修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定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大學衍義補云當世祖渡江因嘗作賦以為奴之語世以此少之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

松皆以學行淑其鄉熙既承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益向慕家與因相距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聞其緒說熙嘗與叔備書曰易說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聞高論黜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小作程課觀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所

覺悔尤山積更日夕增懼耳四書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閱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敘事本末終始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同志以為如何蓋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靜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言信行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切實可謂善學朱子者生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數十年既沒鄉人立祠于臺城西祀之門人蘓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理學

宗傳云靜修遺文皆熙所輯嘗語人曰吾每閱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弟以詩文視之何啻千里

則曰難進易退矜然不淄古有不召先生庶幾達則行道云可委蛇自卑徇人孰知其非昌明絕學來者之師

張頌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吳澄墓碣云父瀛為彭澤主簿

蜀有兵難瀛從其外舅寓新鎮生始四歲瀛攜見真德秀曰為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熹三傳之學講道上蔡書院頌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

以及周程張邵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

根柢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士鮮能及之謝云業博

中政試春秋義楊棟勉之學義理之學既而從棟家台州天兵南下家殲焉築然一身授徒自給世祖至元中

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中州士大夫皆遣子弟從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真州來學者尤眾遠近翕然尊之

稱曰導江先生以薦軒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著釋奠儀註其序曰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

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

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少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

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

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  
之前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  
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  
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  
記謂全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  
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  
登鬯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  
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祀與  
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尋典教於茲思有  
以正之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為一編命  
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  
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雷雨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若夫

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采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與此篇并藏孔

氏俾後來之文獻足徵云蜀云為制邊豆更定禮儀請正頌孟

謂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從祀秩滿鄆城上大夫具書幣迎致

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學徒日富以薦授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

歸震 頤氣字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誦如

也其及門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卒無子有經說

及文集行世按墓碣尚存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引教訓 吳澄序

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灑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頤及郝經吳澄皆常留儀真作三賢祠祀

焉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嘗受業于張頤家貧躬

耕為養雖寒暑力學不懈遠近爭聘為師武宗至大中舉茂才

為范陽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曠職

思晦獨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仁宗雅尚  
道一日問孔子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對曰未定帝親取  
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且長者思晦也復奚疑命襲封衍聖公  
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於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  
褒秩詔加封聖父啓聖王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  
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宜聖後思晦以為不早  
辨則真偽久益不明遂會族人稽世系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  
卒諡文肅關里志云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子思晦嘗理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  
嫌名更金氏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厲  
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而榦  
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當宋末遂絕意進取會

事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  
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  
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  
德祐初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  
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  
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  
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不惜傾貲營贖之其  
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繁勞問辛苦當何基王栢之喪履  
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嘗謂司  
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  
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曆  
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書  
二十卷名通鑑前編其序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  
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  
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  
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威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  
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按  
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  
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寢遠其事往往  
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  
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事廣漢張氏因經世  
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  
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

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

烈王二十二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前編昔司馬光編輯通鑑  
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  
有取於斯焉旣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嫩言懿行  
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  
是編不可以不作也又著尙書表注二卷其序曰書者二帝三  
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  
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事  
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  
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  
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  
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獨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書

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  
 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難以伏生之書考古  
 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不易今文多艱澁  
 今文雖列學宮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  
 學宮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  
 事號曰中山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  
 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  
 為之疏夫古文此今文固多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方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  
 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  
 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  
 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  
 不無遺漏放失之憾茲未注之作雖各得其綱要無所

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爾他所著大學章句疏

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成宗大德中卒追謚文安

陳經字子經奉化人官集賢學士世代好學史經弘前人之業  
 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史游自盤古迄高辛氏名  
 通鑑外紀冠金仁山前編之上又自上古下逮有宋比事較義  
 其紀年師溫公補遺書法師文公綱目各通鑑續編行世

問曰乃心繫宋身卒於元師王淑何考亭淵源前編采輯

凍水功臣吾道在南斯有傳人

蕭剡音居史字惟斗陝西奉元人白兒時性至孝初出為府史

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草衣由身半以

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眾輟耕錄云

於府一日呈贖尹前尹偶墜筆日剡拾之剡陽為不解而止自  
 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剡日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非史所任即  
 辭嘗出遇一婦失金釵道旁疑剡拾之謂日殊無他人獨翁居

後耳剡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  
人有暮行遇寇者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王秦  
辟剡與韓擇同侍秦郎劉致諡議云以平章成寧王野仙薦剡以疾辭授陝西儒  
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使從吏先詣剡舍時剡方  
汲水灌園從吏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  
賓從吏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  
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  
京入覲東宮講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  
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  
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剡制行甚高真履實  
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  
爲本濂洛考亭爲宗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嚴

學人所著有禮說小學標題歐陽九州志及勤齋文集

同邑韓擇字從善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  
使自小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擇曰人不知學自首童心且童  
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  
倦谷士大夫遊宦過奉元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  
嘗名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 侯均字伯  
仁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  
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遍終於已無  
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由是名振關中用  
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卽歸均狀貌魁梧  
氣剛正人多嚴憚及應接之際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素  
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祖昇父繼  
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  
口無間言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  
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卽其家  
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登  
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  
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  
書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曆初拜集賢侍讀學  
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迺孔孟務貫決事理以利於行教人委  
以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  
人嘗事繼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謹嘗嘗曰養  
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家雖貧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齋

時蕭軒居南山下自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  
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架菴集二十卷  
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軒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  
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  
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皆學明行  
修卒之日門人私諡靜安先生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  
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  
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  
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  
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故心所自得往往有

會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問曰百家異同豈有著述名堪識字亦復難得所學果充必融氣質三賢溫恭足徵道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

儒學二

吳澄係當胡長孺從兄之綱熊朋來 胡一桂

陳櫟 黃澤 許謙 吳師道 程端學兄端

吳澄當作字幼清江西崇仁人高祖暉元明善傳云其

周生子璿璿生暉暉生澤澤生樞樞生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

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

有物蜿蜒降舍旁池中且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教之

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澄

寢燃火復讀不稍懈既長知用力聖賢之學當宋末舉進士

第揭傒斯神道碑云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死

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由

儒學二

專勤亦如之家貧常從鬻書者借讀遠還之鬻者每問一告  
其卷十五歲知厭科舉業篤志聖賢作勤謹二箴又作節  
箴後又作顏冉理一諸箴箴是歲澄侍鐸赴鄉試時程若  
未子之學教授臨汝書院一見奇澄命族子鍾夫同學為  
午應撫 鄉薦 世祖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木谷著孝

求賢江南徵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鍾夫請置澄所著書  
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澄

洪都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數千言時元  
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諸經奧義嘆曰與吳先生

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  
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

再三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  
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初名 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  
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每至

分雖寒暑不易仁宗皇慶初遷司業用宋程純公題學校奏  
疏胡文定公瑗六學教法朱文公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

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忽一  
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尋以集賢直學士召乘駟

來京次真州疾作遽還英宗即位徵拜翰林直學士會勅寫金  
字藏經詔澄為序澄曰至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

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  
教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止通高明其極品與日一

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剗  
拔之說以惑世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

儒學二

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  
 矣換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為  
 官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有可疑  
 昭穆失次命在廷集議澄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  
 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  
 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  
 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憚於更張  
 舊次時澄已行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受命總裁居數月  
 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  
 留留意宴罷命小車出都遣官驛追之不及既還山  
 學者不下千人每日端坐拱手答問斐聲使人渙若亦  
 弱冠時常著說曰道之人原出於天

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  
 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  
 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  
 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  
 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書詩  
 春秋各有纂言其序易曰昔在皇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  
 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  
 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益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  
 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  
 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  
 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  
 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

補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  
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  
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  
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  
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  
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  
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人  
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  
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  
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  
經亦不無小補云 凡十三卷今存 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傳  
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  
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  
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  
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  
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  
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  
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  
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  
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願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  
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蘓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願願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



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  
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  
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  
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  
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  
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  
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  
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旧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  
回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  
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  
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  
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  
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此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  
篇為二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  
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  
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二  
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  
既與梅願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  
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願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  
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  
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

詩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節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裏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眞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其序詩曰風雅頌凡

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眞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眞諸篇之首則未

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渝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据不敢輒爲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邠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誤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

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今二書不傳又作三禮敘錄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

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槩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申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

之或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  
 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寘經後  
 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  
 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本為諸儒所亂者  
 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  
 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彙之後必將有所  
 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  
 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  
 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間與左氏傳之  
 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  
 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  
 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別後  
 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肯猶幸得  
 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  
 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  
 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  
 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  
 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  
 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  
 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  
 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  
 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  
 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至  
 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

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邠所引逸禮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

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知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依儀禮篇次葦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

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此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維於地官司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攷也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載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書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禮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白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功臣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



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允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學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人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

按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後至正十四年刻李俊經文悉行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喬益當繕寫甚謹兵部員外郎危素詩而得之遂命工梓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是編所次所釋而深研之庶有得乎

明成化九年江西撫臣夏時正重刻三禮考卷六十四卷場士奇跋云右錄三禮考注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登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

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嘗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已作余遺歲於鄉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然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從舊書之而泰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學廟之外中霽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霽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曾人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載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

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別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設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壁所增耶姑志之以俟知者

又嘗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

二十二章 許冲云古文孝經孝路時魯國三老所獻 孝經一篇

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  
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  
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  
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  
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  
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  
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  
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闕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  
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  
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  
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變僞作  
闕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  
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  
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  
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  
傳記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  
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  
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  
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  
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  
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  
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  
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 許  
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  
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

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

上即無閒字劉夢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  
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  
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開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  
十餘字其所增或一二字比今文徒爲冗美其所減多是句末  
也字比今文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  
更覺突兀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明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  
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  
較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嘗爲學者言朱子道  
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  
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其序子靜語錄  
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  
教人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  
之言此先生之所大闕也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焉所居草  
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文宗  
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卒年八十五追  
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孫當字伯尚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  
言澄旣沒四方從遊者悉就當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  
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當世居江右習知  
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黃胎  
招捕諸郡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命卽募民兵由湖閩入克  
復建撫兩郡時叅政朶歹方駐兵於此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因  
構爲飛語謂當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當平賊功狀自  
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等公牘先至故朝廷責當左遷及  
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叅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  
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  
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歸

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冊曰儒首致用為相為師其次立言以教來茲三禮成編百世可俟或朱或陸何同何異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其先白天台來徙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闕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長孺而其學益振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為四川宣撫叅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歷任福寧州倅宋亡退棲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世祖下詔求賢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改揚州路儒學教授輟耕錄云長孺應聘入見便殿趨進不覺笠子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教授尋移建昌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寧海縣簿湖東大禋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法

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之民既而果索錢長孺抱牘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羣盜狙伺其間恒出抄為過客患長孺偽衣商人服一蒼頭負橐從陰戒騶卒躡其後比至巖中盜果突出皆成擒盡捕其黨寘之法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一嫗失衣適長孺出嫗訟之命以麥寘羣嫗掌中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竊視長孺指縛之還所失衣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給言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叱之去未幾長孺治它盜令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至辯甚力詰曰爾家故有是何謂誣兄叩頭曰誠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呼其弟示曰非爾家物乎遂還之仁宗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

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為最切每日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摘發如神為人光明宏偉務明心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者宗之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精勁有氣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書史會要云長孺以介不同流俗真書學鍾繇剛勁骨立似其人輟耕錄云趙孟頫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乃父求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為官官作墓銘者是日長孺正絕糧其子以情自坐密感勸受之長孺卻愈堅其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復不爇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晚寓武林病喘一旦具酒食召止鄰別云秘密藏中休糧方也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

化日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

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諡曰純節先生

冊曰儒者躬行立誠毋偽鈞距摘伏施之在位雖曰致用

明察可畏揆之斯道究非所貴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進士

吳澄墓表云授寶慶府州官不及仕世祖初

得江南欲盡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為南臺御

史朋來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

間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家

傳其書幾遍天下與人譚經義日益不倦

天權集曰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

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大小載所記固多格言而偽說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完書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人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又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上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

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  
 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疑使撰執  
 有兩條孔子但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  
 必非孔子之事可見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爾又曰  
 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問乃有兩篇七十三  
 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况經文  
 乎小戴刪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  
 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刪而大戴篇中  
 所取曾子之言及武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  
 位能記邇文之位為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  
 取焉且如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場中采芡趨中肆夏保傅兩言  
 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鄭康  
 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  
 鄭氏未及改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  
 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速為闕  
 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可也  
 海廬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  
 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書史會要云自號彭  
 蠡釣徒所作字以篆法寓隸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為考官朋來  
 體最為近古蓋倣魏鶴山云  
 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湖湖廣率舉辭致禮朋來  
 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

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為  
 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

之墓表云孔廟釋奠肇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升歌之歸  
 多闕江南學宮配享有四而酌獻舊辭止有顏孟所在仍以

侑顏孟者侑會思朋來為更撰新辭補所不備春秋各按月律  
 合調迎神至送神十八曲部使者以之通行諸郡所譜諸詩考

繁兼度衡門自駒皆至治中英宗始親祠太廟銳意制禮作樂  
 寓自足已樂之意  
 學士元明善以朋來為薦未及名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

自六經以至篆韻撰法靡不精究云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  
 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櫛山著書以老見通志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號玉齋先生素精易初鑿  
 州德興沈貴瑤史誤受易於董夢程董受朱熹之易於黃幹方

平嘗從沈董學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傳出其父得朱氏源  
 續通志

委之正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  
近師之一統志云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爲文公講學地過其鄉  
歸則哀集諸家之言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遊與之上下講義者十餘年  
說以疏朱子之言仁宗皇慶中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  
及啓蒙翼傳三篇其序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  
經其訓解則主十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其專論  
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  
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旣爲  
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  
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  
承學寔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  
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十筮之教炳如日矣復祖尙  
玄旨者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

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  
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十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今終  
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易若十筮上  
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  
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  
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  
參透夫義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  
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  
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  
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十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  
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

當識君臣父子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  
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  
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詭不瀆  
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  
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  
尚此又作十七史纂其首篇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  
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  
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  
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  
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  
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  
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  
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沌  
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  
會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  
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更有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  
者稱雙湖先生一統志載尙有人倫  
事隆歷代編年諸書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  
翁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  
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  
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  
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



周孔以言然則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于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矣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是而易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豈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義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邇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奧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

於朱熹所步

力尤深自于饒魯之

爲說多與熹抵牾牘文

其非作四書通三

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

之有所發揮者則即

予曰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出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物之奧而本之皆葵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理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且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

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  
 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僅恕其僻而正其所未是則余  
 冀也又嘗曰緱山山瑛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延年有四書  
 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同郡張存  
 心雖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  
 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又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  
 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則是書誠有補云又著  
 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

其族子澐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  
按延年字壽之左

所居面山世號雲峰先生  
德庸皆炳文同時

陳樸字壽翁徽州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上

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舉子

之宋亡科舉廢樸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

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

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

千言凡諸說之有畔於朱氏者刊去之其微辭

仰之有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由是朱熹之說

其序書傳曰書載帝一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

在中心安在口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

中欽恭寅祇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

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經全體

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

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室壁

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

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  
壹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  
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一桂見而許可  
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  
之云延祐設科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  
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

八士就學於澄者盡造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

元生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

入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

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以

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

為知言一統志載櫟有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

蒙口義晚年自號東阜老人  
元詩選載有定宇集一卷

冊曰新安三子纂述精專闡揚書易本義昭然惜哉舊史

寥寥數言招撫遺文載茲簡編有功經學庶幾足傳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

進士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于官九江蜀亂不能

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函史云見節于

語書夜以思因玩  
河圖洛書恍然有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

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

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

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

學者益衆初澤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較

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

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  
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  
率多博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  
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  
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  
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大地定  
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  
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  
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  
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  
通者皆渙然水釋各就條理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  
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辭象

同論謂春秋主明書法大要在考覈三傳以求聖志之精而  
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  
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  
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  
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  
則可迎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剗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  
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  
禮則謂鄭氏深而跋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  
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所  
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  
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

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  
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  
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泂奉  
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澤謝曰以君之才較暮歲之功何  
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  
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去或問  
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典廢上闕天運豈區區人  
力所致邪理學宗傳云新安趙汝曾見澤問治經之要澤曰在  
有得卽少得益完養後家貧且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稔家人采  
而慎思無輕發可也本實草根以療饑澤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  
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順帝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  
存者僅十二三云

冊曰覃思著述本期有傳經學明晦  
僅存寥寥後學之憾不見其全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出平江徙婺之金華父毓

進士

名賢錄云毓無子以仲  
兄宣之子爲嗣卽謙也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歸

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旣乃

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解

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

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

於理之一若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自業

二十卷其序履祥所著論孟考證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

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

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祖而不能悉其  
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賢  
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  
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息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  
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  
其可以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  
其度數以補小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已意終之  
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名賢錄云春秋有溫故管窺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  
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光  
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  
已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又  
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百則不為也嘗句讀

先經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  
八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祝謙所定  
同者十有三條而已仁宗延祐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  
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自舍重趼至其教人也  
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  
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  
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  
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其處世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四十年指紳先生過者必即其  
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  
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舉茂材異等即復以遺逸應  
詔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為斯

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大方通鑑云謙病革猶正衣冠而坐門人朱震亨准

曰視稍偏矣謙更肅容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先

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設其學猶未大顯至謙

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世適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之學宮

冊曰道無南北學有淵源婺中四子世適一門踐履篤體用真純吾道在是俎豆勿議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號州印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溢弱冠闈宋儒真德秀讀書如幡然有志為己之學嘗以

致知之說質之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義由是益廣造詣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

宗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路錄事遷池州隸所至有治聲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薦之朝召為國子助教尋遷博士其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

諸生咸自以為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嘗以謙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為成書師道為之序曰竊惟詩之興尚矣當

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而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

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

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

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

續引傳錄 卷三十一

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  
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  
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  
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  
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  
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白雲先生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  
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  
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閒公念朱傳猶有未備  
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  
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  
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人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  
無窮豈特小補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

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  
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緇唐棣雍首鸞柔先正等篇  
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  
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  
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  
何謂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  
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  
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  
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  
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  
公之謹重慮夫啟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



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事  
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序篇之  
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辯  
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

程端學字時叔浙江鄞縣人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授仙居丞  
未上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威畏憚之遷  
國史院編修官命未下而卒生平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  
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于是編索前代說經者凡百三十家  
獨宗程朱之論輯諸說之合經者為本義三十卷訂三傳之不  
合經者作辨疑二十卷今不傳又推本其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  
作或問六卷以傳授諸生其敘曰孔子何為修春秋明禮義正  
名分辨王伯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

人克已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昭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

外附民志既安姦偽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  
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沓臻  
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  
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卽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  
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之所當克知常道  
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  
其義而已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之作固不  
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  
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

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戾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

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

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助趙伯循匡陸伯冲質

孫大山復劉原父敏葉石林清陳岳輩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

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本鄭夾漈

惟呂朴鄉大李秀巖憲戴岷隱溪趙木訥鵬黃東發震趙浚南

孟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

嘗采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

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投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

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

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

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其見而鑒戒昭矣

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爾

順帝至正三年浙東廉訪使慶喜上其書于朝詔慶元路儒學

版行天下 兄端禮字敬叔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暢大義先

是南宋間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端禮兄弟皆從史蒙卿亦以

傳朱子明體達用之旨仕為衢州路教授時人有二程者

讀書工程子監嘗取之頌示郡邑校官王程山

冊曰春秋大義意主奪予孟子以來諸家宗此程公新裁

克已復禮學不苟同並可經世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

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

儒學二

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為君命於家為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為順帝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秦不華舉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墜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

續弘簡錄卷二十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任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三

郭守敬 王恂 楊恭懿 齊履謙 杜瑛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稟祖榮通五經精算數水利之法時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講學于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齊履謙行狀云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淤失所在守敬前冠為審視地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名見上都面陳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費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鷄甸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為

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鄆鄆洛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嘆曰任事若此真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灑河諸渠先是西夏灑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袤四百里一名漢延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

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廢壞淤淺守敬爲之更立州縣渠皆通利如舊二年遷都水少監守敬言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興守者懼有失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善其議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先是太宗西征庚辰歲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言遲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課兩曜之後尤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原庚午歲大師南伐而天下畧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不果行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引用之時劉秉忠亦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寢以後天議欲修正未遂而卒十三年江左旣平帝思其言遂立局改治新曆詔守敬與王恂較定以文謙與張易領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大都天度規環不協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歛側難遵用乃盡考其失移置之旣又別圖高爽

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柱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助其人皆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作候極儀用二線以測餘分纖微可考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其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合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更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承短圖凡五等與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前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

指陳理致至日晏帝未嘗少倦因奏古今治曆以唐一行爲稱  
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凡十三處所歷地最  
廣也今國家疆宇比唐尤大必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  
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  
而出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  
行狀云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  
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極出地二十五  
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極出  
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四刻夜四十四刻  
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  
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八刻夜三十八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  
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四十二刻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  
十三度少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北極出地三十七  
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二十八度少安西府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少

文公贊六君子滄洲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在先生而不及康  
節涑水者何禾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  
爲先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者  
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  
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見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  
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名立德一時之功亦可稱立  
功一語之有關世教亦可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  
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  
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時厥後四代禮樂之  
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魯傳之思思傳  
之孟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  
伊川橫渠晦菴五先生出此道始復明於世其立德立功立言

未有大於此者配食先聖吾無間然若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  
 賢不可而其學視此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未可與準繩規  
 知之君子同科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  
 於高曠非可為世常法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  
 其學亦為是也涑水之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  
 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自有不可捨者文公  
 滄洲之祠增李延平為七賢祇致其平生尊師之意則止仍舊  
 祀之典可矣又言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  
 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升侑尼父開元八年  
 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謂曾參而  
 下止六十七人遂據村佑通典所載益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  
 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改至今

極出地三十五度太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

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

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衡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

在驗氣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巳卯三年冬至加

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

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

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

三十刻以綫代管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

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

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

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

加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

續通志卷三十三  
數可施之永久無弊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臣上奏曰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題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

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統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專命臣等改治新曆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巳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北測景驗氣得冬至



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日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癸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遂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二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日人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此擬

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二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

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  
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梁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日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  
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  
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日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  
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  
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日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  
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  
理爲盡歷代小史云守敬常言若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  
餘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  
守敬用四尺故號精密十九年朔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  
之表與立成之數尙皆未有定彙守敬於是此次篇類整齊分

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一卷曆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

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楊桓轉神注式序曰近古曆法必注人  
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吉凶

之神於映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  
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圓於逐月之  
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于支於十日于注五行納音  
於于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  
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  
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凶又注天恩天赦  
母舍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  
一舉是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  
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初於習常無所改正久矣聖上萬幾  
之暇因知大明曆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制置表  
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曆而賜  
名授時其以爲火虛昂爲口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  
之遺制蓋不致失於古然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者有所動  
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  
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曆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  
天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注之義微矣哉  
二十三年守敬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曆景考二十

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維座  
 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  
 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有言  
 蘆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者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  
 舟蘆溝亦為峭石所阻不得達守敬因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尤大者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  
 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漕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  
 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大學衍義補云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水  
 過雙塔榆河引京西北一畝玉泉諸水  
 至西門入都城南匯于積水潭即今之所謂海子也從東折而南至高麗莊以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碑北  
 至通州凡碑七距扉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  
 帝覽奏稱善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役與帝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待守敬指授而後行通考天官事于二  
 十九年之春告成

于三十年之秋凡置碑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

運官糧歲數十萬石方秋霖雨驢畜蹄斃者不可勝計至是得  
 免都民輓運之勞公私稱便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  
 水大悅賜名通惠河並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  
 提調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扉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  
 脯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  
 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成宗大德二年召至上都議開鐵橋  
 竿渠按通志及元史河渠志俱闕當在上都境內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  
 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者吝於費以其言為迂縮其廣三之  
 一明年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  
 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時內外官年七十者  
 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不許自是翰林太史司天

官不令致仕著為令仁宗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名臣事畧云

質學為世師法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

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概而京師材用饒

復唐來以既頻河之地而靈夏軍儲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

而燕吳漕運通建斗脾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省其在西

夏時宮挽舟週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而黃

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不或可分設河勢或可漑

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

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

且緩言皆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

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

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守故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

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吻合且自太初迄大明名

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詎

一時問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

考驗天事旋已一收守敬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

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

陋此曆數之學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

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滿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上與相套在

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一環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

星則以兩線相望勞取其中所當刻度分秒之數舊八尺之

表表庫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華守敏所為表亦借其舊懸施

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

表之景者殊為審當曾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每朝會張設之

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

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

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

以刻木為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此儀

象制度之學不可及者也初年十五六得日本蓮花漏圖已能

盡究其理及隨張文謙奉使大各囚大為誠鑄即今靈臺所用

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筴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

及諸大星故其規畫簡便測望精密兩史云守微作仰儀銘

賣也閻查以明疑者非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

卷三十三

儒學三

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四分難其長短  
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惟至日氣正  
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致求最難劉宋祖冲之嘗取  
至前後二十三刻四日而晷景折取其中用之定為冬至且以日  
差比較推定時刻已卯冬至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  
月測驗至已卯冬至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  
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來歲冬至無  
歷三百六十五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萬八千歲之常而  
餘一日惟所差至微世會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  
分太強乃減歲餘二千五百分為二千四百六十二分至晉虞  
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其法損歲餘益  
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  
歲餘大明二名實相為用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  
劉宋大明二名實相為用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  
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刻真數者六家取  
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刻  
方今所用歲餘之數蓋所謂四十分度之一者為三百六十五度  
二今所用歲餘之數蓋所謂四十分度之一者為三百六十五度  
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分強弱相減餘一分  
全度適得一分五十分之五秒定為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分  
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

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  
景冬至長一丈三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  
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也古也中八尺表  
竅達日光如未許懸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  
機可開闕歌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  
引伸之為五印毫釐分而別創景符以取實景其制用銅葉  
博二寸長加博之二寸穿竅若針芥以方圓為跌其一端設  
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為四寸尺於古八尺之表以二  
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為表高二十六尺端挾以二  
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其實前於虛景之中  
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前於虛景之中  
前法畧備而植表短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  
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  
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為法而法始於候  
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曰天道  
代全踵故曆增損附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修收  
新法非假測極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方之前  
自大都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  
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  
往在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  
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與守敬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  
壞也其仰察躡離近取晷景微人刻秒遠周寰海備參曆法酌  
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  
往在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  
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與守敬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  
壞也其仰察躡離近取晷景微人刻秒遠周寰海備參曆法酌  
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  
往在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  
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與守敬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  
壞也其仰察躡離近取晷景微人刻秒遠周寰海備參曆法酌

儒學三

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九度半今退  
 未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行在斗九度半今退  
 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  
 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  
 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却行  
 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為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  
 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  
 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  
 合下竅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古今曆參較疎密法曰宋元嘉  
 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巴未六刻冬至元  
 嘉曆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曆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  
 得乙巳與元嘉合隋大業三年丁卯歲十一月氣應巴未六刻  
 二刻冬至與元嘉合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氣應巴未六刻  
 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  
 庚午與皇極合唐貞觀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歲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  
 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  
 至與庚寅曆合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氣應巴未六刻冬至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  
 得巳未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亥冬至與大衍合先四刻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氣應巴未六  
 七十六刻冬至與大衍合先四刻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氣應巴未六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得庚申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午冬至與乾元合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刻冬至與皇極合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庚申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與儀天合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未  
 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辛丑日六十二刻冬  
 未冬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至與紀元合先二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六十四刻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之得巳未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巳冬至與大明合先九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得巳未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法曰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欲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日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  
 所當為也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外管姜歲首以月  
 食衝簡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  
 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初自其年正月食推求得冬  
 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自相距度分定  
 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實差七

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辛丑日六十二刻冬  
 未冬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至與紀元合先二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六十四刻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之得巳未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巳冬至與大明合先九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得巳未冬至至後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法曰刻授時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亥歲得辛丑日冬  
 欲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日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  
 所當為也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外管姜歲首以月  
 食衝簡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  
 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初自其年正月食推求得冬  
 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自相距度分定  
 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實差七

十六分而日離始得其真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四序各變前人冬未之知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道嚴復準景景長短定日月進退以求虧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用之夫陰陽往來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咎測非可以法求也冬日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自此日漸北積八十八日九日自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當夏至日行一度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秋分後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復常冬至向之縮分亦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入日九十一分而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亦然古稱日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謂日月行遲疾亦然古稱日月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謂今合朔茲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菴統告以月行常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

命之數後作曆者感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度若極疾度若平行度各有所遲末其行度幸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自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遲及又歷七日適及平行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五及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不及度半強向之益者亦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日為一限皆用二百三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而白道交周之故爛然天有九道常二極南北之為四象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入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備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當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不逾三十度近不逾四十八度出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陰陽周分為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陰陽

復當黃道為中交復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限限為  
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為一交得三十七日二十一刻  
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  
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  
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在赤道  
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  
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分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  
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  
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  
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  
者疎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  
度五分而推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  
大曆法者不下一度三十分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推演加時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倚入  
氣盈縮入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  
而欲交之無失不可得也今日歲縮遲速與自道交周之  
感極以之無矣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各代損益為三  
意之遠矣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各代損益為三  
切中為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  
八晝夜刻舊曆據汴為準與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  
黃道出入於內度立法推每日自出入晝夜刻得夏至

極長日出黃正二刻入成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  
申正二刻以為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視古加密其言  
曰曆法之作先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  
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昭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  
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占至之日日月合  
璧五星連珠為上元為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月至合而  
後曆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為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轉相祖述而  
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  
為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荷原始要終候驗周密  
使宵且之問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適則近可驗遠約  
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  
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法一本諸天行抄而分分而刻刻而日  
皆以百為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為合以驗天者庶  
幾得其自然學者貴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  
千古於一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  
多以望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  
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生三歲家人示以  
音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



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山命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右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命恂講解且命太子真金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太子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

惡論著其得失上之太子嘗問爲學之要恂曰在正心問學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板一差則摹之無不差者太子深然之詔擇勲戚子弟使就學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太子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疏欲加釐正知恂精算術遂以命焉授恂太史令恂薦許衡明曆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曆成賜名授時曆頒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未幾卒年僅四十七仁宗延祐初追封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遊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官保章正副太子嘗召見語曰汝

父起儒生貧無貲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因顧左  
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恤隨事規正裨益良多今鮮有  
其匹每嗟悼不置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  
廢業姚燧神道碑云逃亂而來不恒其居于汴于年十七西還

家貧服勞為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  
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奧皆萃此書矣

碑云歲甲寅許衡來秦恭懿往見傾蓋心服敬事稱師講貫動節日夕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居喪盡禮碑云喪葬用牲盡祔桑門感世之法棺槨皆黃腸衣

小予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後喪母其疾益甚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

烏臺筆補云御史士惲薦恭懿資稟高明學淹經史其孝行足

能以化服一方廉介足以振勵薄俗擢彼國庫置之館閣試其行

能可收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相

而右丞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

以疾不起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往丞相遣郎

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

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

日帝御披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入殿筮之侍讀學士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  
經學孔孟之道日工詩賦為空文害治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  
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誼通經史者勿使投牒自售試以  
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敦厚國家得才矣  
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予告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  
闕入見命居太史院攷正曆法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編考  
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

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  
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  
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  
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更日立法  
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  
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  
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  
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  
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立日測驗  
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  
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  
異舊法罷之梁虞翻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

隋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朔  
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  
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  
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  
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  
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  
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母自勞授集賢學士  
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以太子賓客召又以昭文館學士  
領太史院事召最後以參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  
年七十蕭對墓誌云朱文公集司程夫子之大成其學蓋於江  
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  
得之餘私淑諸人粹然一出於正者惟許衡恭懿乎  
齊履謙字伯恒魏郡沙鹿人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

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卽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  
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洄伊洛之書  
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新曆生同輩  
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  
恂大奇之新曆旣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  
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  
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銚以爲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成  
宗大德初中書俾履謙測視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  
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  
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遷保章正始專司曆事三年八月朔  
太史言時加巳依曆當日蝕二分有奇至期不蝕衆皆懼履謙  
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

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開元六年六月朔時  
依曆日當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旣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  
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繫於天獨以狀聞及其  
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  
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  
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  
廬舍萬入百區詔問彗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  
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彗災之道大臣  
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禳禱時帝寢疾  
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  
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  
漏每至且始行禮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武宗

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廷中非或以歲君所直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升授時鄭秋官正仁宗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授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弗少怠其教育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命仍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入事仁宗爲之動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延祐改元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司業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放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

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爲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帝從其議英宗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原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汚吏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長吏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令能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名怨及還憲司果誅以他事坐免久之始得直文宗天曆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十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

中庸章句續解十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履謙目錄云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古史記之通稱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若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者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為工至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敘類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幾全經之綱領自此或可尋究云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曰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博洽知天文以天下將亂遂南渡河隱居嵩山詳見金史瑛長七尺美髭鬚氣宇端肅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間關轉徙以倡明伊洛之學教授汾晉間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遺書盡讀之得其旨趣世祖南伐至相州召見問平定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世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也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欲留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遣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神聖俊又

輻奏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正在此時若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迴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卽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文宗天曆中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皇極引用各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星曆禮樂雜志三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

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曆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獨邵子謂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幸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戌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井配之紀年全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元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撥其要著于篇云

名賢錄載陳時敏温州瑞安人能推步天象闡浙閩言曆者必推本溫曆至正壬辰歲正月朔日食能辨司天臺推算之差事聞於朝造學士范天碧以禮徵之不赴年七十四卒於家行陳宗山者平陽人嘗究心曆數遍遊江湖未得其要及歸欲受業於時敏時已卒求遺書研精覃思得不傳之秘時敏之徒所推曆多訛外宗山校正之近數年言曆者皆以宗山為宗大行義補曰按古今曆法至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泰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其所以度越前代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自春秋獻公以來

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司是在隨時考驗以合於天焉蔡邕曰以籌算為本以天文為驗算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天之天定矣治平畧云授時曆法一以攷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日為百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調日法俱廢矣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為百秒而歷代所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閏也夫曆法之易於差忒者以宿順天以求合而為合以驗天者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度也不知天運常有餘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謂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謂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以巳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七十五分二秒四分五厘五忽而後置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堯而後置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



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度明矣二者相用  
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  
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近則日者陽  
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則日者陽  
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六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  
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張衡以  
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  
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  
然日躔有自然之度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翻嘗曰朔在會同  
奇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  
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  
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準則天  
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  
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淵曰究天地人斯謂通儒著書立說乃其緒餘守敬之學

夫授非人王楊儒者游藝亦云汝南縱山律曆精遂並名

曰儒庶幾無媿卽器會道誰云藝事

續弘簡錄卷三十三終

